

唐五代詞講義

常宗豪 著



常宗豪 著

唐五代詞講義

自序

李青蓮少懷四方之志，年二十四即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欲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年既而立，雖遍干諸侯，而未獲一遇。南徙莫從，悲歌失路；蜀道難行，徒增咨嗟。天寶十四載，逆胡遘亂，太白避地廬山，永王李璘出鎮江陵，遣使三聘太白，遂入永王幕，思抒奇計以濟時艱。不一月而永王敗亡，太白以「附逆」獲罪長流夜郎，中道遇赦還。太白道出黔北東歸岳陽江夏，經鼎州滄水驛，題《菩薩蠻》於驛樓，「平林漠漠」「寒山傷碧」，無非「夜郎遷客帶霜寒」詩意。又有《憶秦娥》一闕，借漢以喻唐，「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亦傷心家國之作，非是登臨之樂也。李陽冰謂太白「凡所述著，言多諷興」；胡震亨以太白樂府「連類引義，尤多諷興」。《易·觀》上九之象曰：「觀其

生，志未平也」，良有以也。茲編所錄，悉以比興為歸，務求不墜「諷興」之旨。溫方城之「新貼羅襦，鷓鴣雙雙」，張惠言以為「離騷初服」；「鸞鏡花枝」「蟬鬢美人」，雖寫盛妝，實寓「無媒自憐」之痛。韋端己身丁喪亂，情深調苦，「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所以斷腸者，豈為彼鑪邊之人邪？馮正中《蝶戀花》之什：「春來惆悵」，「花前病酒」，「淚眼問花」，「倚樓獨語」者，無非為拋擲不去之閒情耳，下開北宋晏歐一派，論者譽為「正變之樞紐，短長之流別」，信焉。獨李後主「春花秋月」之篇，純用賦體，非關比興，譚復堂目為神品，吳瞿安以為後人無能學者，「亡國之音哀以思」也。亡國之人，何堪坐對此小樓之東風明月？愁如江水，東流不盡，天地間至情之文，奚用比興為哉。

辛巳冬月恕齋序於濠上之思玄閣

唐五代詞講義

目錄

自序	1
緒論	1
原起	10
詞選（講授部份）	
李白	23
菩薩蠻	24
憶秦娥	47
溫庭筠	53
菩薩蠻八首	55
其二	59
韋莊	
菩薩蠻四首	90
其二	92
其三	94
其四	97
更漏子三首	77
其二	81
其三	82
其八	75
其七	72
其六	70
其五	69
其四	65
其三	62

馮延巳	100
蝶戀花四首	107
其二	113
其三	115
其四	117
南唐中主李璟	122
攤破浣溪沙二首	124
其二	130
南唐後主李煜	133
虞美人	138
烏夜啼二首	145
其二	150
浪淘沙二首	151
其二	154

四

附錄：李後主破陣子詞辨偽	157
詞選（自習部份）	
張志和 韋應物	182
王建 劉禹錫	183
白居易	184
溫庭筠 皇甫松	185
韋莊	186
薛照蘊	187
牛嶠	188
毛文錫 牛希濟	189
歐陽炯	190
孫光憲	191
李後主 馮延巳	192

唐五代詞講義

一、緒論

近世詞流，大略不出浙西、常州兩派。分述如次：

一、浙西派，亦稱浙派，以朱彝尊為宗主。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朱氏自言嘗從曹溶秋岳南遊嶺表、西北至雲中，以倚聲唱和，遂使數十年來「家白石而戶玉田」（《靜志居詩話》語）。竹垞嘗輯唐五代宋以下逮元代張翥諸名家詞為《詞綜》三十六卷，蓋多自曹秋岳倦圃家所藏宋人遺集中錄出者。竹垞所製詞曰《曝書亭詞》，自定為《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

《茶煙閣體物集》，《蕃錦集》四種。其《靜志居琴趣》一卷，陳廷焯以為盡掃陳言獨出機杼之作。竹垞詞學實受曹秋岳之影響，崇爾雅，斥淫哇，必以白石、玉田為歸，其清空醇雅之風，實導源於張玉田之《詞源》也：

詞要清空，不宜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味。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

浙西詞家，朱竹垞以外，當推厲鶚太鴻為巨擘。鶚號《樊榭》，著《樊榭山房集》、《宋詩紀事》，傳誦於世。樊榭詞，徐紫珊譽其「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推為「真沐浴於白石、梅谿

而出之者」。譚獻復堂則譏其「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復推論其故曰：「浙派為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誠為知言。蓋浙派末流，不免有空疏苦寂之病，必待張惠言、周濟出而後可以救其偏。

二、常州派：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輯選唐宋詞人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為《詞選》二卷，其外孫陽湖董毅子遠和之，復廣選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為《續詞選》二卷。張皋文論詞，以立意為本，協律為末；荆溪人周濟承其餘緒，亦以「意內言外」為說，輯《宋四家詞選》及《詞辨》二書以推廓「有寄託入，無

寄託出」之旨，務矯浙派末流之空疏。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止庵，所著《介存齋論詞雜著》附於《詞辨》之後。常州派既以立意為宗，主學周（清真）吳（夢窗）；學清真之深厚故其味厚，學夢窗之綿密故其韻長。自晚清以降，常州詞派之影響於海內詞壇垂二百年，近年學界專研南宋詠物詞，又蔚為一時顯學矣。

張皋文倡寄託、重比興之說，盡見於所著《詞選序》中：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

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

攷皋文「意內言外」之說，蓋本諸許氏《說文解字》，欲以繼軌詩人之旨，《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意內言外」不猶「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之詮語邪？然不究《說文》之本義，恐無助於說「詞」也。《說文》言部之下出𠄎字，說云：

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

其義未詳。小徐本改「意」為「音」，《繫傳·通論下》云：

司言者、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何以言之？「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之類，皆𠄎也，語之助也。

是《說文》所釋𠄎字之義止是語助，與文章之體製無涉。且叔重之

世，詞體未興，何得預製此字以備後世之用？皋文援古以說今，謬矣。宋人詞集曰「樂府」、曰「樂章」、曰「笛譜」、曰「琴趣」、曰「曲子」、曰「漁譜」者，皆自其可以入樂而名之。曰「樵歌」、曰「浩歌」、曰「漁唱」者，皆自其可歌之性質而為言也。或曰「詩餘」、曰「長短句」、曰「曲子詞」者，是又自其文章體製之衍化而為言也。自其文字之妥貼言之，要以「曲子詞」為正，「詞」者，其簡號耳。皋文徒欲推尊詞體，使與「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齊等，欲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而不覺曲解《說文》之朔義而成此謬妄之言矣。

近世詞學之發展，常州派管領風騷，個中健者當以歸安朱孝臧祖謀為祭酒，孝臧字古微，號滙尹，又號彊村。浙江歸安人，少有詩名，光緒癸未成二甲一名進士，授編修，屢擢至侍講學士、禮部侍郎。及與王鵬運訂交，乃棄詩而專志為詞，校刻唐、宋、金、元人詞百六十餘家為《彊村叢書》，又輯《湖州詞徵》二十四卷，《國朝湖州詞徵》六卷，《滄海遺音集》十三卷。世稱詞學寶典。晚歲刪定其自為詞為《彊村語業》二卷，其門人龍榆生於先生身後復為補刻一卷，編入《彊村遺書》中。彊村詞、張爾田以為「跨常邁浙、凌厲躒朱」；王幼遐（鵬運）以為六百年來學夢窗而「真得髓者，古微一人而已」。古微晚歲所為詞，多取東坡以疏其氣，論者以少陵夔州後詩為比，誠

屬篤論。於時臨桂況周頤夔笙，與新會陳洵述叔並受知於朱彊村，朱氏許為「並世兩雄，無與抗手」，彊村為述叔校刊其所撰《海綃詞》，為題《夢江南》詞曰：

雕蟲手，千古亦才難。

新拜海南為上將，試邀臨桂角中原。

來者孰登壇。

細審詞意，彊村於陳況兩家原無軒輊之意，近時海上有印人陳巨來者，蕙風老人子婿也。嘗為龍榆生弟子張壽平治姓名白文印，旁刻跋語盛推壽平先生之詞遠在述叔之上，是不知彊村既嘗推重述叔「善用逆筆，能得清真法乳」；又謂「《海綃詞》神骨俱靜，真能火傳夢窗

者」。時值中山大學締造伊始，擬聘彊村主講詞學，述叔生性孤峭，不為世知，彊村薦述叔以自代，其見重於彊村者如此。豈意亦以此而招徧人之妒，褒貶任聲，徒貽玷於蕙風耳。蕙風門人趙尊嶽叔雍晚歲居港教授詞學，刊定《蕙風詞》一卷附於《蕙風詞話》後。蕙風論詞亦以「意內言外，詞家之恆言也」為宗旨，足與彊村述叔俱稱常州派之後勁。

輓近詞人之學浙西者，推鄭文焯為第一，文焯字叔問號大鶴山人，奉天鐵嶺人，隸漢軍旗，擅書畫篆刻；所為詞曰《樵風樂府》，所製務以規模石帚為能事。詹安泰祝南先生號无盒，所為詞亦學姜張，晚年撰《无盒說詞》，多篤論。

二、原起

《舊唐書·音樂志二》載：「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此等「雜曲」者，蓋即沈存中所謂「合胡部」之燕樂，所謂俗樂者也（參攷《通典》卷一四六、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序》）。《舊書》所載，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異，而以西戎樂種類至繁，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等五國之樂，為時所重。二十世紀之初，法人伯希和獲敦煌寫本三千件，宣統元年己酉（一九零九），伯希和自法寄贈羅振玉敦煌寫本照片，中有《雲謠集雜曲子》，王國維於民國九年（一九二零）撰文研究《雲謠集雜曲子》，以唐人通俗詩目之，誤

「雲謠」為「玄謠」。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朱孝臧據董康得自倫敦攝影本，將《雲謠集》之後十八首，刻入《彊村叢書》補編中；同年，羅振玉編印《敦煌零拾》，收《雲謠集》之前半，亦伯希和之傳本也。近人任半塘以為此等「雜曲子」為相對於「大曲」而為言。此等「曲子」可以隋煬帝之《紀遼東》為代表，其分片、立格、協韻、平仄諸端無一非後來長短句詞之體，此其在音樂上與燕樂曲演化之關係，約言之，此類曲子詞無不「依曲拍為句」，以文就聲者也。至夫唐人歌齊言絕句，今雖不可究知當時如何被諸管弦，然必須離析五、七言之齊言詩，為長短不一之長短句而後可。請以《陽關三疊》為例以明之。